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二十六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隋紀 文帝開皇九年 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
四塞人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
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
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
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
至急發兵爲備旣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
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
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
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

入議軍旅戍辰陳主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庚午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

彥與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尙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弼之攻京口也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

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
既漲上江周羅睺等眾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
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忠叩頭
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
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爲國爲身今日之事
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
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
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
山望見眾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
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廣達以
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
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

弼知其驕情更引兵趣範範兵暫交卽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微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君何事眾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尙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尙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自投於井旣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呌聲以

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弼乘勝
至樂遊苑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
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
流涕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
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
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
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
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
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尙書都令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
闕下以謝三吳

按桃葉山在今六合縣東南斷崖口白下城在江甯縣西北下關東曲阿今丹陽縣樂遊苑在

覆舟山北元武湖南白土岡在神策門外石子岡在安德門外青溪今大陽溝皆江甯府城内外地

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

坐三日敕書唁焉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州素遣巴蠻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

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會建

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諸城皆解甲

胡氏曰江夏陳

鄧州治所安蜀城在東湖縣西北陳信州治所公安陳荆州治所皆是也岐亭在東湖縣西陵峽口巫峽巫字誤卽西陵峽也

楊素已過之矣

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

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

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

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

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叩北掖門臣

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

勳加高顯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

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閒也帝從容命類

與弼論平陳事類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
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

十年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
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
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
州高智慧蘇州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
道人蔣山李陵饒州吳世華温州沈孝微泉州王國慶杭州楊
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
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曰更能使儂誦
五教耶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使始興麥鐵
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覘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遣兵仗三十人
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

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進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沈元愔敗走素追擒之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來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躡之汪文進以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

事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徹於温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海奄至國慶惶懼棄州走素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素用兵多權略馭眾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卻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按婺州今金華府越州今紹興府蘇州今蘇州府樂安今仙居縣蔣山在上元縣饒州治鄱陽縣溫州治永嘉縣泉州治晉安縣杭州治錢塘仁和縣交州今越南國晉陵今常州府無錫其屬縣也天台山在天台縣北三里臨海縣台州治所也

十七年 初梁睿之克王謙也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甯州

酋帥襲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爲南甯州漢世牂柯之地戶口殷眾金寶富饒梁南甯州刺史徐文盛爲湘東王徵赴荊州屬東夏尙阻未遑遠略土民襲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眾略定南甯其後南甯夷襲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眾擊之入自蜻蛉川至於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

按南甯昆南府昆明縣也蜻蛉川在姚州西洱河在大理府東渠濫川卽濶滄江在其西南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尙討之法尙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世積所部

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尙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法尙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眾潰而走追斬之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論降其黨莫崇等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上以嶺南夷越數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宏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甯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奏改安州爲欽州

按桂州今桂林府尹州今貴縣衡州今衡州府白石洞在潯州

府南六十里欽
州今屬廉州府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
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尙書左僕射高穎出朔
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
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
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
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
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
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
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
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
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

鎮戍畱其達官執室領其眾白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
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
顯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
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夜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
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顯大兵至
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
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
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胡氏曰此古法也雖衛青劉裕未
勝之可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
勝者也諸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
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
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

勝計其眾號哭而去

胡氏曰魏舒毀車崇卒以敗狄楊素除戎車爲騎陳以破突厥皆鼓篋而勝耳按大同城卽大同府城非注所云永濟柵也靈州屬甯夏府渡河渡

桑乾水也蔚州今靈邱縣伏遠鎮在其西族蠡山乞伏泊皆在朔平府右玉縣西北白

道秦山皆在歸化城北

仁壽二年

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

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

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

弼意自許也

四年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

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

蓄異圖王類者僧辯之子側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

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

陰謀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

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勅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
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秋八月遂發兵反總管司
馬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
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
絀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
十九州王頴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
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
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胡氏
曰諒若如宋武陵王聲元凶之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
罪而舉兵天下其誰能敵之陞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
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
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

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胡氏曰大業略記云司兵參軍裴文安動移旬月今若簡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五日徑據長安其在京被黜停私之徒並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咸陽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總兵鼓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大業雜記云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曉夜兼行誰敢止此則次計王直資河北被率天下之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兵百道攻我則難爲主人此下計也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明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邛和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羃羅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邛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高義明司馬榮毗皆爲反者所執文安等

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

胡氏曰此蒲津

之橋也諒欲斷河謂可坐有舊齊之地耳

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

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
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鬲襲景景擊斬之諒復
遣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
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
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
工拒守之衛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閤持
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明紇單貴於蒲州夜至
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
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明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
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

大使帥眾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畱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耶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眾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也胡氏曰稽胡部落稽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卽開門納之毓誕首

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冑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眾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素素薦前江州刺史李子雄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成將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葵悉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

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
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
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
呂三州皆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
開擁眾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
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
外使軍司入營簡畱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兵之彊不欲出戰
多願守營素卽召所畱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畱人皆無
顧畱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
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
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眾且十萬拒素於
蒿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頴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

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頴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

蒲津關在永濟縣西黃河西岸

太谷縣在太原府東南百二十里慈州即磁州相州即彰德府

黎州即涪縣白馬津在蒲縣河陰縣即孟津河陽即孟縣須水

註云當作淇水是也在濟源縣抱犢山在獲鹿縣西西陁在代州晉州今平陽府絳州今仍日絳州呂州今霍州高壁嶺在霍州霍山在州東南介休屬汾州府即介州也

也

高澤在祁縣清源在徐溝縣汾水西岸

煬帝大業元年春正月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

總管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方親帥大將軍張愁等以舟師出比景是月軍至海口三月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閣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戰偽

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踵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
卻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
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梵志棄城走
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石紀功而還此越
地今無可徵依水經注考之交州在其東驩州在其西林邑在
其南欽州今屬廉州府越裳在日南東日南即驩州也此景在
日南西海口在南閩黎江疑即
所謂類水也銅柱在林邑北

秋八月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
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
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
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
帥入謁皆膝行毀粟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
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

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川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爲治書侍御史

營州柳城縣皆土默特右翼旗地

七年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鹽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麤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

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航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喜游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眾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尙氣俠膽力過人爲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以家爲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高麗尙爲所敗今水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耶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羣盜時鄆人張金稱聚眾河曲褚人高士達聚眾於清河境內

爲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眾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十二月甲子救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澶州懷遠二鎮注言營

族也鄒平縣在濟南府東百六十五里長白山在其縣南二十里涼南今恩縣高羅泊在其東北鄒縣在平原縣西南五十里河曲在其縣東荷縣今

景州清河今清河縣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眾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眾伐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畱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

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渙
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元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
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曠帶方
襄平等道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
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
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
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
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
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
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
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
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二月北

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尙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
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諭
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
策也及征高麗以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
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殲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
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母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
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
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
阻兵糧旣竭強敵在前鞋鞬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
卯文振卒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眾軍總會臨水爲大陣高
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
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炙頰瓜帶歎鼻治黃不差而臥死

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帝命工部尙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旣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眾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義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於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圍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遼

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起機先令馳奏北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寤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六月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沮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尙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法尙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畱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恆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元菟道右禦衛將軍

張瑄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宏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軍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尙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眾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粟節

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
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
捷既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
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
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
因其詐而還胡氏曰使來護兒之師不敗而先退則營於平壤
城外與宇文述諸軍猶聲援相接不致有薩水之
狼狽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七月壬
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
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
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卻之來護兒聞述
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
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

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合水今慶陽府之安化縣錢方在今高麗國平山郡長岑在其東金河渾

海即海冥在其龍水郡黏蟬在其甯邊郡含資在其博川郡渾彌在其永興府提奚在其郭山郡東曉在其漁澗河帶方在其嘉山郡碣石在其江西郡自鏤方以下十道皆在今高麗國邊境蓋馬今興京以東地侯城在今承德府南襄平今遼陽州遼東元菟樂浪臨屯漢郡名扶餘肅慎朝鮮沃沮皆國名跕頓

人名建安今岫巖廳南蘇在興京界碣石未詳按此雜取漢地名爲雅稱爾平壤高麗所都在其大同江北岸靺鞨今甯古塔即肅慎也遼水在盛京西遼東即遼陽州沮水即大同江

扶餘今郭爾羅斯所沃沮在蓋馬大山東元菟治高句麗今鐵嶺縣送城在平壤南增地在高麗安岳州鴨綠江在今九連城東薩水去平壤三十里

則其舞雀山北小水也

九年 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

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閔

鄉張須陀得士眾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薄恃

其驟勝不設備須陀掩擊大破之薄收餘兵北度河須陀追擊

於臨邑又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邱須陀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眾大敗賊帥裴長才等眾二萬掩至城下
大掠須陀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
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陀督眾擊之長才等敗走
三月庚子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陀謂官屬曰
賊恃其疆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
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厯城羅士信年
十四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
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盛之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
陀因引兵奮擊賊眾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則其鼻懷之還
以驗殺賊之數須陀歎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
帝遣使慰諭并畫須陀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齊郡今濟南府
泰山在其南百
餘里臨邑在其北百四十里章邱在其東百一十里
厯城即濟南府治濰水在今安邱濰縣昌邑縣東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便宜從事飛樓撞車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眾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卽拜朝散大夫恆置左右新城注云在南蘇城西則在今木轅城矣禮部尙書楊元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游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

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
悅謂其子元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
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甯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
閒暗鳴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
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耶元感笑而服
之元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
亂帝伐高麗命元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
賁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
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元感
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元感入黎
陽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爲牢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
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治書侍御史游元督

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填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元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陽宣城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眾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眾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禪自元感所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元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元感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爲已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疆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

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蹙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胡氏曰其後元感攻宏農自速敗亡其議度已見於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驍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元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爲備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元感

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元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元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將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楸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宏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元挺亦不追宏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元挺直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元感元感屯上春門每誓眾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眾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

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從軍出拒元感爲元感所獲元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元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宏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元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元感不能克元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守慈礪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弼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尙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澠直

趨東都城北元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黎陽倉在洛陽西南

三十里東萊今萊州府丹陽今江甯府宣城今甯國府今大興縣臨淪關在撫甯縣東都即洛陽河內即懷慶修武在懷慶

東北百二十里臨清關在新鄉縣東二十里汲郡西也偃師在洛陽東七十里白司馬坂注言在邙山北邙山在洛陽城北太

陽門疑即東陽門洛陽中東門也上春門即上東門東面北頭

門也慈礪在宜陽縣西伊闕在洛陽縣南隋榮陽今鄭州虎牢

在汜水縣金谷在洛陽北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儲土欲積爲魚梁大

道濶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

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元感反

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

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元感羸疎必無所慮但恐因

此寢成亂階耳帝又問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兵部侍

郎斛斯政素與元感善元感之反政與之通謀政內不自安戎

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其積如耶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眾心恐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卽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兵之眾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鈔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

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元感其有成乎質曰元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

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萊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邊從事卽日迴軍令子宏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宏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効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元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瀝水與元感戰元感屢破之元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致死由是每戰多捷眾益盛至十萬人文昇眾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卽山之陽與元

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楊元挺中流矢死元感軍乃稍卻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元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大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閒眾至數萬始楊元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得幸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元感曰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請斬之元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子雄勸元感速稱尊號元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苟或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

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
都守禦尙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
自尊何示人不廣也元感笑而止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
繼之元感問計於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
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胡氏曰樊衛謂
樊子蓋衛文昇
也元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元感不得往胡氏
曰斯亦伐謀之一也使援兵不通濟河軍於破陵元感分爲兩
合樊子蓋堅守都城兵何由解通濟河軍於破陵元感分爲兩
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元感軍屢敗與其黨謀
之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
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
下亦霸王之業也密曰宏化畱守元宏嗣握彊兵在隴右可聲
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紿眾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

壬辰元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宏農宮父老遮說元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元感以爲然宏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元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句可以成擒及元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嘗之元感怒畱攻之密諫曰公今詐眾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畱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元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元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元感上槃豆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元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元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元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元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

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能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

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元感首俱

送行在所磔元感尸於東都市

灤水在洛陽西北邨山之西餘杭縣屬杭州府被陵注言在河

陽南岸洛城在北是也永豐倉在華陰縣宏化今慶陽府宏農宮在陝州皇天原在陽鄉縣東北槃豆在其西南又西南卽董杜原又西南則上洛郡今之商州也葭蘆茂在商州東北

楊元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

樊子蓋收元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

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

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

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畱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

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誼譁竟

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

石梁驛豈即今之鄴城驛地與

十二月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眾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變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變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更遣江都丞王世充胡氏曰王世充爲江都郡丞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其餘眾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元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

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月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阮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

丹陽依注作延陵今丹徒縣曲阿今丹陽縣毗陵卽常州府黃山下注云在吳縣建安郡今建甯府恐

迂遠觀下黃亭澗在黃山下則亦在吳中疑建安乃成名去吳不遠也

章邯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苗海潮亦聚眾爲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否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卽帥其眾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畱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顥眾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眾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

公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

眾

胡氏曰史言杜伏威凌強按臨濟縣在濟南府章邱縣西北海陵今江蘇泰州

十年冬十二月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

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
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眾十餘
萬軍視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
賊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
事誰能往者眾莫對唯羅士信及厯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
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眾追之士信叔
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
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
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

瓊以字行

蹲狗山疑在濟南府東祝阿今禹城縣

十一年

秋八月乙丑

帝巡北塞

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

眾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

叱吉不敢受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雁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癸酉突厥圍雁門上下惶怖撤民屋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雁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尙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

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
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
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
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
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旣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
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眾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
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
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
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
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眾皆踴
躍晝夜拒戰死傷甚眾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
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

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
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
風遁去不然彼眾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
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
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
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
而還丁未車駕還至太原

隋馬邑郡今朔州雁門今代州其西南八十里卽蔚縣也忻口在忻州北

讀史兵略卷二十七

益陽胡林翼集

通鑑

大業十二年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
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
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翟讓爲東都滎曹坐事
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澄司天時人事
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卽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
之恩則幸矣柰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爲大丈夫
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柰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
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于瓦岡爲羣盜同郡
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于衛南

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勳皆爲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眾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邱李公逸等皆擁眾爲盜李密自雍州亡命往來諸帥聞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強乃因王伯當以見讓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于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前宋城尉房元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預於楊元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河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

仍爲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攻榮陽諸縣多下之榮陽太守郇王慶宏之子也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爲榮陽通守以討之冬十月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歸數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驕勝旣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于大海寺北林閒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世勣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盡

夜號哭數日不止

胡氏曰史言張河南郡縣爲之喪氣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爲河南討捕大使代領其眾徒鎮虎牢讓乃令

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

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爲

之用

淮陽今陳州東都當依注作東郡今滑縣瓦岡疑在其界

卽春秋之瓦亭也離狐在荷澤縣西北衛南在滑縣東六十里蔡陽郡今鄭州梁郡今歸德府

汴水在二郡之北金隄關在蔡陽縣

十二月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

陷郡縣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唯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

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與賊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太僕卿

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于平恩東北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

西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

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旣而不出日暮金

稱還營明旦復來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嘗辱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于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吏立木於市懸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閒歌謳不輟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涿郡通守郭勣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爲前驅擊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眾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

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閒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畱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于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

今邱縣臨清今爲直隸州永濟渠今衛河館陶縣在其西南長河今德州饒陽縣今屬深州平原縣今屬濟南府高雞泊在恩縣東北故大河左右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

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旣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爲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厯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

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
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
葉爲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切吏
皆畏避莫敢振救

十三年 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
稜閉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
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廬陽自稱總
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閒小盜
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
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卽殺之以其退而
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
自爲戰所向無敵

高郵卽今高郵州屬
揚州府廬陽今和州

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閭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振卹豈爲民父母之意乎眾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二月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

馬邑今朔州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冲幼畱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

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畱守官司覺之始爲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法曰先則制於已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豫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爲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叡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

彥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爲上客軍中書檄一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而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于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于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饑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眾置百營簿以領之

道路降者不絕如流眾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

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

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按陽城今登封縣與洛谷即洛口舍在鞏縣北方山在鞏縣南嵩山

倚箇山之北長羅川所出也

羅口即長羅川口尉氏今屬開封

府宿城在今東

平州昌平州今屬順天府府城即興洛倉城石

子河在鞏縣東安陸今德安府汝南今汝甯府淮安今泌陽縣濟陽在曹縣西南五十里

雁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

桑乾鎮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奔還鴈門三月丁

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

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楊

可汗遣以狼頭纛武周引兵圍鴈門孝意悉力拒守乘閒出擊

武周屢破之旣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

必死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

尉張倫殺孝意以降梁師都略定雕陰宏化延安等郡始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爲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隗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喉帥眾歸之以爲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枹罕舉選

精銳二千人襲之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舉兵大振
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
按桑乾鎮在今馬邑縣樓煩今甯武府汾陽宮在陽曲縣汾水
北定襄今歸化城雕陰今綏德州延安今延安府鹽川今定邊
縣西北榆林今榆林府汾陰今榮河縣金城今蘭州府抱罕今
河州岷山在洮州縣南西平今西甯府澆河在其東南又按薛
仁果綱目及唐書皆

作仁果未知孰是

李密以孟讓爲總管齊郡公讓帥步騎二千夜入東都外郭燒
掠豐都市比曉而去于是東京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
滿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
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
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
于朝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
何閏甫曰蕭君如樓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

之遣閏甫詣密請降仁基還屯虎牢遂殺懷靜帥其眾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柱國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密得秦叔寶東阿程咬金皆用爲驍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驍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敵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眾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眾屯回洛倉東都兵尙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乃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以襲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密帥眾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

兵七萬拒之戰于倉北隋兵敗走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
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開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
有眾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
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欬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
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
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
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
帝所親愛鸞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
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
詔命詔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
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
皆德彝所爲也

百花谷在汜水西羣縣東南東阿今屬泰安府
回洛東倉在孟縣南天津橋在洛陽縣偃師在

洛陽東七十里金墉在洛陽城西
北閶東陽注言今金華府是也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
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
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
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
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宏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
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
每以白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內琮意乃安晉陽宮監裴寂
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
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
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
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

昏縶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見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欵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

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閒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

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時建成元吉尙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

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爲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眾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畱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静長孫順德劉宏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威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晉陽鄉長劉世龍

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宏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眾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眾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畱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臨汾今平陽府沁陽今渰陽縣太原今山西省會晉陽宮在太原城內猗氏屬蒲州府武功屬乾州

北齊龍山縣卽今陽曲縣也時已省西河今汾州府雁門今代州馬邑郡今朔州開陽府在大原城蓋府兵始于周隋不始于唐也并城在延津縣北

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尙存從兵猶眾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畱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旣未可西上僕請問行觀豐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和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敗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苟唐公自

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
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
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
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
於時事不得不爾西河郡不從淵命六月甲申淵使建成世民
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
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
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
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
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
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
官吾典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胡氏曰義師初起而人心如此固可以取天下矣建成

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

也胡氏曰言世民行兵有紀律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

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

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静爲

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

機密武士讓爲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源爲戶

曹晉陽長姜謩爲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胡氏曰此唐公開大

將軍府署置官屬參用隋親王府大將軍府州郡官屬之制也

隋制惟親王有掾有屬有記室大將軍府有鎧曹州郡有戶曹皆行參軍也楊帝改州爲郡郡置諸司書佐而長孫順德劉宏

書佐即參軍之職行書佐即行參軍之職也基竇琮及鷹揚郎將王長諧姜寶誼陽屯爲左右統軍自餘文

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

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贍領西河通守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遣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也當爲汝費之不足爲汝費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胡氏曰觀唐公之言豈若肅代及石秋七月壬子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悉以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

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眾以從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惟虛薄爲四海英雄

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遠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騎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胡氏曰塞成臯之道則江都信使不征侯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胡氏曰唐公欲使李密與東都相持而已收漁人之利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錄以密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

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
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
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
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
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
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
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
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
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
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
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
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

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跋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威夜追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

按靈石縣韓信嶺北爲雀鼠谷南爲賈胡堡離石今永甯州

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爲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眾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

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
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西突厥闕度設據會甯川自稱闕可汗
請降於軌薛舉自稱秦帝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
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舉每
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
少子仁越將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卻之又遣其將
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于昌松仲興舉軍敗沒軌
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阮之
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畱之何益
乃縱之胡氏曰李軌有人君之言其才略不足以濟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
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按會甯在中衛縣南劔口劔州北劔
關口也河池在徽縣昌松在古浪縣
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畱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

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
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竄建德士眾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
言還入豆子嶺世雄以爲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
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眾
續發建德與其士眾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一
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
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
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慚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七里井胡氏云去河間七里
豆子嶺在平原縣東

八月己卯雨霽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旦東南山山足
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
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

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淵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
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
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
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
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
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
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
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
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壑劉宏基就斬之僵尸數里
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
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
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便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

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

品散官遣歸

胡氏曰既順其歸志又

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

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眾以官不勝於用

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

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

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

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

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

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

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

胡氏曰察非掾言使之河

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

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

賊逼郃陽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
銀青光祿大夫時關中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已
亥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
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爲左光祿大
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
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宏基及左領軍長史陳
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河西以
待大軍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
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爲之用然
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
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

爲擒矣

按臨汾卽平陽府鼓山在絳郡北絳郡卽絳州也龍門在永濟縣東北永濟縣卽河東郡也汾陽注云當作汾

陰是也

蓋今榮河縣龍門濟河自蒲州東北至韓城縣梁山南

也再南卽郃陽縣又南爲朝邑縣又南卽華陰縣之永豐倉壺

口在吉州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爲啟謝密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卽以寶藏爲魏州總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譁猶

不能濟德深聰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
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民愛之
如父母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
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
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
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
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
千人自原武濟河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
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竄建德朱
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眾久
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
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

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按武陽郡魏州也今大名府魏郡

貴鄉即大名府元城縣原武今屬懷慶府武安今屬平府永

安今黃州府義陽今信陽州弋陽今光州齊郡今濟南府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諸等營
長諸等戰不利孫華史大柰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
走入城仍自絕河梁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時
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
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
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
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兵貴神速吾
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
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
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

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雨從之畱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按朝邑縣東接臨晉縣梁河爲橋曰蒲津城卽蒲津

關也於河之中有潭曰中潭

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于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宏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爲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

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柰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眾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人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人司竹園爲盜有眾數萬刼前尙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眾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爲記室李氏又使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皆帥眾從之西京西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爲所敗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眾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

通爲光祿大夫子道彥爲朝請大夫綸爲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潘仁仲文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世民節度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勞軍開倉賑饑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於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卽帥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眾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爲主使天下謂之奴賊眾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卽帥其眾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祿

大夫隰城尉房元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元齡亦自以爲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宏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眾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宏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仲文潘仁善志皆帥眾從之頓於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盤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起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

於安興坊

按長春宮在朝邑西北湯陰屬朝德府蒲阪卽承濟縣郭縣在西安府西南七十里司竹監在藍屋縣樂

城在今獻

縣東南武功縣屬乾州始平今與平縣藍田屬西安

府臨晉

濟渭自朝邑南渡渭水也涇陽縣在西安西北七十里

平涼郡

今固原州扶風郡今鳳翔府臨城今隰州阿城在西安

府城

西新豐今臨潼縣長樂宮在漢城霸城門內所謂長安都

城也

唐城因於隋城在其東南延安今延安府上郡今鄜州

陰今綏德

州春明門唐長安城東面中門也安興坊注云在安

興門外

延興門在春明門南

也

延興門在春明門南

巴陵校尉

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萬瓚徐德基郭

華張繡

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眾所

服羅川

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

報銑銑

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會潁川賊帥沈柳生

寇羅川

銑與戰不利因謂其眾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

豪傑

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

以此

召柳生亦當從我矣眾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

讀史兵略

隋

卷二十七

隋

二十二

隋

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卽帥眾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
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眾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
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
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反出其下不
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
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爲
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
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
不誅何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
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
其徒皆潰去

巴陵今岳州府羅川注云卽羅
縣則今湘陰縣也潁川卽許州

上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

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
精騎度洛南餘眾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趨
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
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洛水南有黑石
水側有月城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
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
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
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
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
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
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畱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
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

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三原縣屬

西安府

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總領眾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頊共說密曰讓貪悞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頊曰毒蛇螫手壯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宏及兄子司徒府長史庠侯同詣密密與讓宏裴仁基郝孝

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彥藻頗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
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畱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
彥藻白密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
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
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
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宏摩侯儒信皆殺之密大言曰與君等
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
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厯州撫諭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
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
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
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
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

十二月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
文靜與段志元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眾通勢益蹙或說
通降通泣曰吾厯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
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
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
不守家屬悉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
通適去顯和卽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
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
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離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眾
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
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
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尙書賜爵蔣公兼秦

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獻
款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
不響應事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
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乃更爲人作說客耶公
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
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桐桑在園鄉縣西
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
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
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
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
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
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卽陵城

總管魯儒拒卻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
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
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伺以兵七萬益之